

亲情路

唐运华

父母在的地方便是家,便是根。在每个游子心中,永远有一条芳草缤纷、幽香深远、魂牵梦萦的美丽乡愁路。

离老家十公里,每到周末,我都要从县城回家看父母。通往村子的是一条平坦加宽后的柏油路,走不远一拐弯,便是一条通往村子的水泥路,路两旁的绿树搭成了绿色走廊。当我走到小河西侧自家的责任田时,定要多看几眼,看自家的中药材长势怎样。

可是数年前,村子与外界联系的既不是柏油路,也不是水泥路,而是一条难走的土路。

我在县城上初中时住校,每两周回家带一次小麦,交给学校伙房换馍票。晴天没什么,每到下雨天,我便发愁,从家到北边的国道有三里泥路,驮着一大袋小麦的自行车根本推不动。没办法,父亲肩扛着小麦在前面走,我推着自行车在后面跟。自行车车轮与地上的泥仿佛有着千年的盟誓,一接触便牢牢粘在

一起,每走几步,我便要用小棍刮一下塞在车瓦里的死泥。父亲扛着麦要走好几歇,才到柏油路。当走到柏油路上时,我长吁一口气,泥路终于走完了。

有一次,又轮到我周末回家带麦子。星期一早晨,雨后路滑,父亲送我到村西大路。我骑上车,只能紧贴着河坡骑行,刚骑不远,遇到一小水洼,自行车车轮一滑,我连人带车和一大袋麦子全摔到河半坡。自行车前把变形,麦袋摔破,我的脚脖破皮青肿。怎么办?还要赶上午的课。父亲气得脸色铁青,虽没吵我,可生气都写在脸上。最重要的是,我的那辆很破的自行车,要花钱修。

我上高中时,全镇栽烟叶,我家也栽了几亩。暑假正是打烟叶、炕烟叶的时候,对于城里的同学是玩耍休息的时间,而我则要帮助家里干农活。那时,每隔五六天打一次烟叶,夏天多雨,最难的是把才打下来的烟叶拉回家。土路被机动三轮碾出很深的车辙沟,全家人一

起拉着装满烟叶的架车,前面绳拽,后边手推,我们趟着水,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架车轱辘深陷在泥里,即使我们使出全身的力气,车轱辘在泥洼里转了半圈又回归原位。这时,我们不得不求助路人。那些有机动三轮的人家,也常因路中间的车辙沟太深而碰坏车。那时,我想,什么时候村里能修上柏油路,哪怕砖碴路也行啊。

我参加工作后,家距单位路途遥远。开始几年,我艰难地骑自行车,后来,我终于鸟枪换炮买了一辆摩托车。晴天没什么,一到下雨天我便又作难了。在回家的泥路上,我用一挡大油门,推着摩托车硬往前冲,排气筒冒出一股黑烟。如果路上有积水,摩托车尚能前进;如果没有积水,摩托车前轮被泥塞得死死的,不转圈,泥路上就留下一溜很长的车印。有时,我会很难为情地请求附近集镇上一家诊所的医生,把摩托车停放在诊所,然后步行回家。为感谢

意,我经常给喜欢看报的诊所医生捎一些报纸。

每到庄稼收获季,都有被颠簸坏的车辆停在路上。村人为拉庄稼所苦,常聚集在村头路边议论怎么修路,怎么收钱,终因这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罢休。

就这样,一年又一年,每到夏天,村人为行路难吃尽了苦头,再次商议修路,终因难以组织而流产。土路中间车辙沟依旧,村民唉声叹气依旧。

终于,大约是2008年秋天,村里终于拥有了第一条柏油路。修路那段时间,村人奔走相告,脸上掩不住兴奋。

2017年,“村村通”的春风吹绿了杨柳,也吹到了我们这个位于豫皖交界的偏僻小村。村里把那条已经损毁的柏油路改建成了宽敞平坦的水泥路。同时,村里又修了几条水泥路。我每到周末回老家,即使下雨天,也可以一直骑行到父母家门口。这条水泥路成为了我与父母、与家乡联系的亲情路。



巴里坤草原美如画

新华社发

父亲的“文艺范儿”

常全欣

下班回家的路上,电话响了。“爱老爸”打来的。为了能在第一时间找到父亲的电话,我把他的手机号码存成了“爱老爸”,在所有联系人中,位居第一。

父亲来电,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他说,最近去了项城三店的陈刘村。这是他年轻的时候做“社教”驻队的一个村子。回来之后心潮澎湃,写了一篇散文《再回陈刘村》,想让我帮助他打出来,投给报社。我说,你的文学心从未消退啊!父亲哈哈大笑。电话这头,我想,父亲的笑容一定很灿烂,像花儿一样。

父亲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他教的语文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喜欢他讲的《驿路梨花》《荔枝蜜》《小桔灯》,还有《社戏》《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父亲的课很生动,每堂课都富有文艺气息。讲《小桔灯》,自己亲手做了一个小桔灯带到课堂上;讲《驿路梨花》,他扮演瑶族老人,让学生扮演老余,还有哈尼小姑娘

娘;讲《最后一课》,他表演的韩麦尔先生,让我们流下了眼泪……我猜想,几十年的语文教学,让他身上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文艺细胞。

父亲是我们老家为数不多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人。有要写的东西,父亲都是早早醒来,坐在床头,马不停蹄地写,反复推敲、修改。定稿、誊写好之后,装入信封,送到十多里之外的邮局。那几年,父亲写的教育方面的新闻,陆续登上了《周口日报》,父亲也因此连续几年被县里评为优秀通讯员。不止写新闻,父亲写的小小说《拜年》、寓言故事《嫣红花和她的根妈妈》、散文《芝麻盐》等,也陆续登上了报纸。

不光给报社投稿,父亲还非常钟情电台文学节目。周口人民广播电台曾经有个节目,叫《文学三角洲》。每天夕阳西下,正好放学的时候,节目开始,他带着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在办公室里静静地聆听。在那样一个偏僻的乡村中学

里,父亲领航着一群文艺青年最初的梦想。有一年,这个节目举办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旨在通过文学的形式,反映农村新变化。父亲写了一篇《牛犊劲易脑筋》,反映的是一位农民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事情,在征文活动中获得了一等奖。

正是有了父亲强大的文学基因,我也热爱文字、热爱写作,也因此谋得了工作,获得了成长的阶梯。这些年,父亲动手写作少了,但是他经常告诫我,要勤动笔、多写作。

父亲除了爱好文学,还爱听戏,是个典型的戏迷。早些年农村大戏多,不管多远,他都会带着母亲去听。这些年,他经常到周口来听,周五过来,听几场戏,周日回家。周一到周五,不耽误在县城读老年大学。今年父亲过生日的时候,大哥送给他一部大屏看戏机,我帮他下载了许多戏曲。回到家里,他把看戏机放在庭院里,调大音量,吸引来了

街坊四邻,一起听戏、说戏、评戏、唱戏。我问他,那咿咿呀呀,慢腔慢调,听着有意思?父亲说,这你可不懂啊,戏里戏外,都是人生啊!

父亲的“文艺范儿”里还有一个重要成分:美术字。父亲写一手漂亮的美术字,黑体、宋体、隶书、楷书、综艺体,都很拿手。原来教学的时候,他担了全校的美术课,教学生们写美术字、画报头插画。他负责办的黑板报《芳草地》、主编的《元旦特刊》,图文并茂,成为校园文化的一道风景。退休之后的这些年,他经常在老家帮助政府书写墙体标语,脱贫、环保、计生、综治……每项活动,他都会到很多村子写墙体标语,宣传党的政策,传递政府声音。

这就是我有“文艺范儿”的父亲,我衷心地祝福他身上的“文艺范儿”越来越足。当然,还有一句更接地气的美好祝福:祝他和天下所有的老父亲,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为父二十年

石中华

从女儿呱呱坠地、初为人父那幸福的一刻到现在,一转眼已经二十余年了。二十多年来,警察的职业使我与孩子聚少离多,其中的酸甜苦辣细细品来真是五味杂陈,而更多的则是愧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妻子经过千辛万苦步入象牙塔。毕业后,她在县城工作,我在乡下派出所守护万家平安。就在我们满腔热情干一番事业的时候,女儿天使般地来到我们面前,从此女儿的哭闹和欢笑就成了我一生的牵挂。当我忙完工作赶回家中,看到女儿忽闪着灵动的眼睛望着我警服上的领花和臂章,伸出小手要我抱抱时,所有的劳累和烦恼便烟消云散了。

女儿牙牙学语时,我被调到县局从事文秘工作。本想一家三口可以其乐融融,享受天伦之乐,然而,公安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机关民警同样不能正常作

息。部署工作前我都要加班加点赶写材料,任务结束后还要搜集情况及时总结上报。当时电脑还没普及,挑灯夜战一笔一画地爬格子是文秘人员的日常工作,我常在女儿酣然入梦后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每当月底从邮局领到一笔稿费时,我都要跑到商店给可爱的女儿买点吃的、玩的,弥补不能天天陪她的遗憾。乖巧的女儿常会仰起头甜甜地说:“爸爸,亲亲。”那一刻,我幸福满满!

女儿三岁那年,妻子去省城参加业务培训,孩子没人照看,只能送到乡下姥姥家。临送走前的那天晚上,女儿好像明白要离开父母一段时间,来回跑着要爸爸妈妈轮流抱抱,一不小心摔在地上,瞬间哭晕过去,我抱着脸都哭紫的女儿心急如焚,连忙赶到医院。当医生问她哪里疼时,也许是怕打针的缘故,女儿摇摇头说,不疼。由于当天夜里我

还要加班,就没坚持给女儿做仔细的检查,第二天就把她送到了乡下。两周后,等妻子学习回来见到女儿时,发现她的左臂有个鼓包。到医院检查后,医生大声问我:你是怎么当爸爸的?孩子手臂骨折都愈合长成骨痂了才来检查!那一刻,我心碎一地!

女儿上幼儿园时,我又到乡下派出所工作了。经常见不到爸爸的她回到家里就打电话:爸爸回来,我们出去玩。工作太忙的时候我就敷衍说,等你写完作业了,等你好好吃饭了,等你戴上大红花了,等你……或许太多的等待,让女儿心生失望,也让女儿在与我的生疏中慢慢长大、成熟了。

女儿长大,是在我不经意间,是在没有父亲的陪伴时,但却花开如此灿烂。一次,我去北京出差,吃饭的时候把在燕郊学画画的女儿叫来。数月不见,

女儿清瘦了许多,第一次离开父母这么久却明显懂事了,和我说不停,似乎要把这些年的话在这顿饭里都表达出来。讲她的理想和人生,谈她的现实和未来,关心家里的父母和亲人。父女俩谈天说地时,邻桌的游客饭后起身离开。他们走了几分钟后,女儿发现他们的饭桌上遗落了一部相机,于是过去拿起相机走出门口大喊了几句,又走到柜台把相机交给了服务员……突然间我发现,女儿长大了,长成了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那一刻,我感慨万千!

为父二十年,和千千万万警察一样,我陪伴教导女儿的时间屈指可数,也因此心怀愧疚,只有扎扎实实的工作,做出成绩时才能稍稍弥补这个缺憾。如今,女儿在不经意间已经长大成人,希望女儿能理解爸爸的苦衷,愿女儿一生幸福!

夏雨

姜玉海

云携甘露润城乡，
雨打荷摇珠满塘。

莫道难驱炎夏暑，
蛙声鸟语送清凉。

村晓(外二首)

鹿斌

曙色熹微鸟声里，
绿杨枝上凉风起。
逐春心事问如何，
扑眼杨花今在水。

梦中欲揽一枝艾，
万里思君思我窗。

梦株洲友人

十年几度约重游，
空负韶光似水流。
闻道湘江春正好，
花间置酒待吾不？

猝不及防

佟玲

在人生的另一个路口
就这样猝不及防
又遇到了你
你佯装无事
我也默默无语
拙劣的掩饰里
是否透着重逢的窃喜
被唤醒的记忆
慢慢渗透心底
曾经的海誓山盟

没有经受过岁月的洗礼

无数个黑夜里
悄悄地问自己
如果有缘
为何会有那样一次分离
如果缘灭
为何今又相聚
百思不得其解中
只有等待你的消息

悬崖边的树(外一首)

卞彬

你能看到的
仅是它在恶劣的环境中
承受着风
承受着雨
承受着一切苦难和不幸
坚持 再坚持

心灵的天空
渐渐呈现一片空白

当那些数字 蛇一样
游走在手机的丛林里
电话的孤岛上
谁的内心深处
滑过一丝冰凉

曾经的期盼与梦想
曾经的美丽与感动
已如昨夜花香 无处可见
在这快速发展的时代
还有几人 不沉醉于
几个数字的怀抱

信

越来越多的信件 鸟一样
被现代通讯的枪口击中

如今的信越来越少了
如今的噪音越来越多了
如今的心灵
很难再寻到
一个宁静而温馨的地方

生生不息的麦子

宁高明

这块田里的麦子真多
父亲蹲下身子收获
我也蹲下身子学着收获
从日出收到日落
从去年收到今年
麦子总也收不完

我一边蹲下身子收获
一边教着儿子收获

这日子哦
真的和麦子有缘
一生和麦子有缘
四十多年了
这块田里的麦子还没有收完
父亲没有收完
我也没有收完
看来儿子还得接着干



曹克宏作